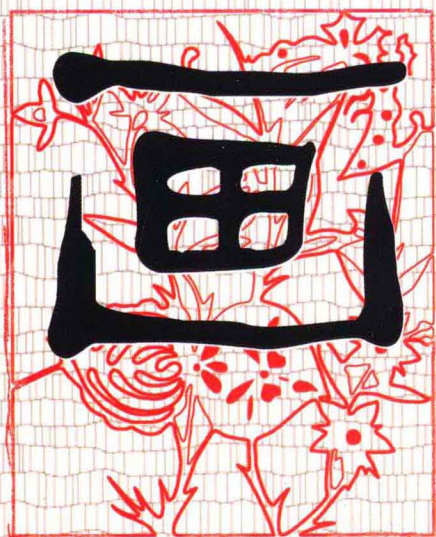


——记录一个时代的喜怒哀乐、慷慨激昂！——



HUACANG

XIANGGANG YAZHOU YISHU JIJINHUI CANGHUAJI

藏

—— 香港亚洲艺术基金会藏画记

余元康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HUACANG

XIANGGANG YAZHOU YISHU JIJINHUI CANGHUAJI

藏

—— 香港亚洲艺术基金会藏画记

余元康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藏: 香港亚洲艺术基金会藏画记 / 余元康 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302-33254-1

I. ①画… II. ①余…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5723号

责任编辑: 王燊娉 胡花蕾

封面设计: 沈 芳

责任校对: 邱晓玉

责任印制: 宋 林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北京亿浓世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85mm×230mm 印 张: 9.25 字 数: 13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产品编号: 052866-01

推荐序1

开心的时候，我们会笑。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哭。有烦恼，会纳闷，孤立自己。有仇恨，会激动，向人挑衅。有怨气，便板起面孔。有抑郁，就脸色低沉。以上种种反应，都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生的经验。

若以上的感情以文字诉说出来，令读者生情，便是文学作品。如果以绘画表现出来，让观者心动，则是艺术作品了。当然，以音乐演绎的话，使听者共鸣，这首艺术作品更易为大众接受。因此，艺术与抒发情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人生苦短，充满太多伤感和悲忧，愉快的时光真的太稀少了。艺术品虽然是抒情工具，但艺术家无须表达太多不如意的事，他们大可以热情地去创作，只将如意的事发表出来，书写、唱奏或绘画出他们心中的理想。因此，很多艺术品都令我们赏心悦目。

余元康先生是画家、收藏家和商家。他当然经历过人生里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即使他遇到众多的起落无常，但我每次与他一起，他还是笑着说话。他可能是直率地表达心中欢喜，也可能是故意地掩饰心底不安。然而他这种表现好像艺术品给人的印象一样，总令人感到舒服。

他说话诙谐，文字幽默，思考灵活，每每令人惬意，这些已是艺术家的料子。没有这料子，怎引得听者去听他的话，读者去看他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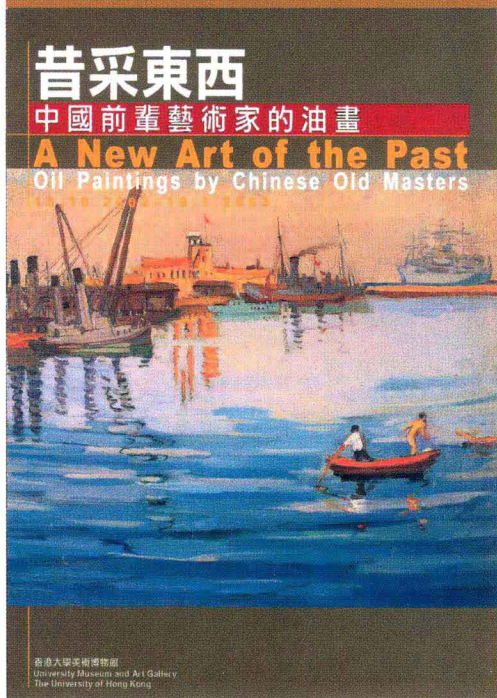
他的文章满载感情，动人情绪，言中有意，意中有景，就是一篇篇立体的文学作品。文章里的人物有各种成就和际遇，由余先生娓娓道来，不但使读者认识到一些趣味性的人物点滴，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些艺人的点滴情怀。

余先生确实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浪漫艺术家。

杨春棠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总监

《昔采东西——中国前辈艺术家的油画展》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2002.10.19—2003.1.19



推荐序2

虽然中国古代的美术史写作发轫远早于西方，各种公私著录亦堪称发达，但收藏家们似乎并不愿多谈收藏。所以收藏有“秘藏”一说，并一直延续至今。何以这几乎成为古往今来中国收藏家们的惯例？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大约有二：其一，经验不愿分享。俗语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说法，收藏的境界说到底还是靠个人的视野、财力和修为；但俗语同样有“教出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在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领域，收藏也是综合储备及心理的竞技场。其二，收藏涉及财富的生成和转移，而且，这利益还有可能在继续。然而，在最商业至上的香港，却有人破此惯例，分享了大量收藏心得和具体事例的细节。这便是香港亚洲艺术基金会董事会主席余元康先生。

早在1980年代，对中国早期油画的研究收藏基本上还一片空白的时候，余元康先生便和他的朋友们以收藏的实践开始了对那一时期油画的梳理。通过实地考察、探访等方式，他们先后收藏了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李宗津、沙耆、秦宣夫等早期油画大家的作品。当时，早期油画收藏可供参考的研究著述并不多，仅限于陶咏白主编的《中国油画1700—1985》（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朱伯雄和陈瑞林合编的《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阮荣春和胡光华合编的《中华民国美术史1911—1949》（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等，这些著作开筚路蓝缕之功，但同早期油画的珍稀丰富相比，还显得远远不够。为此，余元康先生专门筹备资金，组织专家团队编辑了《中国油画图典》一书，以享同好。此外，他还为吕斯百、李宗津等艺术家出版画集，操办展览，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国早期油画。

那个时候的余元康，时值盛年，体力精力俱佳。他一方面穿行于各大美术学院、画院，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黑水白山，燕赵古都，一家一家亲往打听，往来奔波，登门造访。不以为苦，深味其乐。有得固佳，无获亦欢——他喜欢收藏，更爱聆听前辈谈艺论人生，每每沉迷于民国文人的独特气场，流连忘返。

在按图索骥，追溯名家的同时，余元康先生还留意于被美术史所埋没的各地“明珠”，如：秦宣夫先生1949年之前享有盛誉，不仅有画名，批评和美术史研究亦是大家。后由于院校改革，远离艺术中心北京而似显沉寂。余元康找到秦宣夫先生，购藏其具有极强时代印记的佳作《扫盲》，并极谦虚地认为这是老先生在给他扫除艺术认知之盲。此外，他还很早便注意到鲁迅美术学院的刘荣夫先生，不仅购其作品，并将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留日时期的油画作品捐给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至于他和埋没于南京的油画大家吕斯百先生作品的失之交臂，则成为

余元康最大的遗憾之一——他为斯百先生悉心筹展，出版了精美画册，得到先生遗孀马光璇女士的高度赞赏，欣允佳构。谁知天不假人日，光璇老人匆匆辞世。今天谈起这段往事，元康先生谈笑风生，如语他人，收藏还不是云烟过眼？

元康先生言语幽默诚恳，常常向晚辈后学请教，而绝无前辈自信定定、暗藏嘲讽调侃之意。他本人实则曾习画艺，对艺术有其切身的感受和独特判断，观画、买画极为具体。在他看来，能够打动人的艺术，即为好艺术。广州美术学院张彤云教授有一幅油画《祖国》，反映1960年前后印尼华侨归国情形。余元康先生观后极为感慨，纵张教授在学术圈和艺术市场上并非明星，也欣然买下——这画触动了她作为华侨的坎坷经历，这上面蕴满他对祖国的真情。而他曾过手而藏的名作《在和平的讲台上》（1956年），我想在靳尚谊煊赫的名声之外，或也同样离不开他的印尼华侨情结——周恩来在这次亚非会议上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会议的地点正是在印尼的万隆。

余生也晚，未能亲睹元康先生在艺术市场一片空白的时候为艺事、为收藏，大江南北穿梭奔波的欣喜忧乐。然而，在我踏入职业轨道的初年便有缘得以相识，一来二往，遂成忘年之交。十载将过，他欢乐如昔，谦和胜昨。某日，居然嘱我作文。我自知才拙识短，难当此任，似允实拖，窃希他不日忘却。谁知数载之后元康先生敦促如初，貌谆谆，意恳恳。遂使后学大惭，不得以忝为数语如左。不胜惶惶。

我相信他的文字真实记录了一代收藏家真实的心理历程。这是最慷慨的分享。

李峰

民生现代美术馆 代理执行馆长

2013年5月28日于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目录

找到沙耋啦	1
秦宣夫的家好冷	7
我是客家人！涂克说	15
孙云台的云	19
发现唐蕴玉 何止“捡漏”那么简单	25
吕斯百自杀用的绳子，找不到	31
漫天彩霞张彤云	39
樱花刘荣夫	45
余本姓余	49
认识晁楣是在南京	53
关良真真	57
绿荫下的孙为民	63
雾飞重庆 辣麻辣	67
怀念Kelvin邹	73
李宗津，可惜了	75
雷！平安陈铿	81
蒋振华，走了	85
台湾老师潘元石	89
好好好老蔡	95
郭医生	99
逆光邵伟尧	109
金冶的巴黎饺子	115
杨春棠杨馆长	121
老鹰范康龙	126
广州买画记	130
用金剪刀剪彩	134
圣诞捡大漏，在广州	137

找到沙耆啦

2007-07-23



笔者在给沙耆看刚出版的《吕斯百画集》

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早期油画史的研究还很少，系统整理、陈列的几乎没有。当时唯一可看的是1988年出版的陶咏白主编的《中国油画1700—1985》。后来的研究资料有刘新的《中国油画百年图史》、李超的《上海油画史》等，我编的《中国油画图典（1868—1949）》及赵力的《中国早期油画大系》更是后来才出版的。

香港亚洲艺术基金会独具慧眼，由郭绳武医生（首任董事会主席）、王楚民董事、王楚光董事等带领，开启了早期中国油画的挽救性收藏、整理、陈列、研究工程，我躬逢其盛被委任顾问，在全国各省作初步普查及收集。国内外好多朋友热情投入这项工作中，他们是赵力、郭彤、毛凤德、毛怀清、晁楣、晁方方、张家瑞、徐君萱、许江、陈敏、翁安宁、丁观加、张正昂、潘大久、吴海鹰、王乐生、邵增虎、邵伟尧、宋恩厚、李利、简宣义、王建鹏、庐场纪子、潘元石、陈志德、陈小

英、刘唯迈、杨春棠、张五常、郭绳武、王楚民、王楚光、何少中、熊淑仪、熊美仪、沈平、林信、朱达诚、李超鹏等，劳师动众，工程浩繁。

当年要找名家作品比较容易，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以及各省美协各院校大领导，如关良、黎冰鸿、余本、秦宣夫等都好找，名气在，家属在，工作单位美术院校大大牌子挂在那呢！但更多的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和名家们同时代、同水平甚或超越水平的，因为种种原因，在历史舞台上隐退、沉没，甚至被人遗忘，只在又霉又黄的旧书刊旧文献的字里行间一闪而过，其中一位就是沙耆。

沙耆出身名门望族，沙孟海是其叔。他20世纪30年代和吴作人同船前往比利时学画，1939年从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秉承写实派大画家Bastien院长的画风。获“优秀美术金质奖章”，是历届中国留学生中的第一个。和毕加索等一起展览，比利时十年是挺风光挺出名，后因病回国。从此巨星光芒像流星划过天际，骤然没落在黑暗中。直到1952年比利时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向周恩来总理问起沙耆，说比利时皇后伊丽莎白曾于1942年收藏过沙耆作品《吹笛女》。周总理问到徐悲鸿，终于在宁波的一个小山村找到沙耆。原来沙耆



沙耆故居



回国后患精神病，幸被一姓余的学画青年收留并赡养，周总理即时指示下面单位将他编入文史馆，按文史馆馆员待遇每月支付40元薪水，直到年老谢世。

浙江美院徐君萱教授的学生潘太久，时任宁波文物局局长，他对沙耆之事知之甚详。徐教授曾在宁波绘制巨幅壁画，此壁画制作考究，为达到亚光效果，每笔油彩都会事先放在旧报纸上吸走油分，再画上画面。徐教授在宁波市名重如山。因此我先飞杭州会徐教授，再同赴宁波探寻沙耆。

抵宁波当晚，潘局长热情招待并开车带我们游览市容。一条笔直的大马路前面突然大转弯，原来路上直立着一座非常重要的唐塔。以往说“江南无唐塔”，但在宁波就有，此座唐塔，打破了学术成见，意义特别重大。现市政筑路，要将唐塔搬迁，惊动潘局长上书中央，古迹终于得以保存，不伤分毫。我们在唐塔前留影，留下这份文人救文物的古道热肠！

今年中国大地大兴土木，在官方意愿经济挂帅的城乡建设中，未算“文革”等人为的破坏，又有多少文物惨遭横手摧毁？大家记得长江截流吗？李白的白帝城还在吗？



沙耆自画像

今年中国大地大兴正气，有多少个潘太久挺身而出，奔走呼号？为的是免除子孙万代以后不能承载的遗憾重担。梁启超公子梁思成曾在北平城墙的保护案说：“你们拆了这城墙一定后悔，五十年后一定又再重建，但那已是假的了！”果然不到五十年，北京真的建了这座假城墙！傅义将军在1949年为了保护古北平城，大义大气，率军自降，使古城免受炮火摧残，万古敬仰。

话说第二天早上我们开了小轿车带了两袋钱去小山村找沙耆。以前人民币最大才十元，没有一百元的，一麻袋钱也没有多少。沙耆住什么乡什么村忘了，小车一路颠簸至午后才到。小村算秀美，宁静，鸡犬相闻。沙耆住的屋在半山坡上，木门小院子，几间房，中年男人开门，他就是当年收留沙耆的学生青年，现在已是村长了，潘局长他们用我听不懂的宁波话寒暄。

院子中间有一晒太阳的老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沙耆了！沙耆还壮实，穿着红色衣服，坐在竹椅上，阳光暖暖地照着他，他微笑着。余村长暗示他已不会讲话，也不会站起来，我想起他的病，想起他因思念离散的妻子，苦苦守候而患的病。当年他的同学冯法祀曾参加他的婚礼说：“沙耆的新媳妇太漂亮了！”因思念妻子而患精神病，媲美梵高！媲美蒋碧微的老公徐悲鸿！我怀着敬意慢慢走上前和他寒暄，



见他下巴不断哆嗦，嘴角淌口水。我回香港后曾问郭绳武医生，医生说那是老年痴呆症。

村长太太说今天是沙耆的生日，所以穿红衣服，吃了好多红鸡蛋呢！言下之意他们照顾得很周到。

沙耆
《静物》
1994年作
65cm×55cm
亚洲艺术基金会收藏



进房看他画的画，很多。是余村长特意买了很多已绷好内框的画布和各种颜料让他画的。墙壁上也挂了一幅他写了一半的字，头几行字写得规矩，后来就乱了，糊涂了。他的油画也大多如此，可以看到他起笔时信心满满，但画到一半想什么？脑子里是怎样的风景？电光雷闪，还是春风杨柳？他说不出，唱不出，只有用画笔反复地涂抹在画布上。他的画令我思绪万千，他画中的女体，多是白皮肤黑头发，那是不是他苦苦叮咛儿子“让你娘来啊”的妻子，是不是那个天天在村口等等等终于没能等回来的妻子？还是传说中比利时的温柔？水果花卉静物，一定是余村长买来给他画的，但物体的造型色彩，绝对关不住他的激情、他的思潮！他也画青山绿水，白马黑马驰骋在他的迷雾世界里。

谈到买画，余村长似乎不太愿意，天色不知不觉就快黑了，我也焦急了。后来想起不知谁教的一个招式，我起身拿起两袋钱，猛地倒在床上，白花花的一大床钞票！好多好多啊！余村长眼花了，心乱了，连连答应卖卖卖，卖！把整面墙挂的全部拿下来，加上墙角堆放的，我们不要木框因为车子装不下。余村长马上找来螺丝起子，一幅幅起钉，一幅幅卸下，我看到他起钉子的手指破了，少量流血了，他不在乎。

画包好，装好，走出院子，沙耆已经回卧房了。房间里的一幕似乎和他无关，或许他看过好多次，或许他真的不知道，更或许他不想知道。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

我们在暮色中又一路颠簸着回家，徐教授问：“一大床钞票，太贵了吧？”

那一大床两麻袋的钱到底有多少？只有我知道，余村长后来也会知道，沙耆当然不知道。

沙耆2005年去世。



后记：

我们走后那些年，有上海大哥说发现了沙耆，有沙耆儿子接他到上海住，有台湾什么人操盘搞画展研讨会，有政府美术馆为沙耆举办“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有宁波政府筹建沙耆艺术馆等。

沙耆已在天上，他知道吗？

估计余村长成了百万富翁，可以买下整个村子了。

估计余村长成不了百万富翁，买不下整个村子。

当照射灯的聚光罩住了那山村角落里的沙耆，光柱里没见到余村长，光柱里来了沙耆的亲生子女，光柱里来了台湾什么人，光柱里来了政府人，余村长哪怕有十六年赡养沙耆的爱心耐心，也不够资格进入光柱里。

余村长应站在哪里？只有天上的沙耆知道。

网上记录，至2011年秋，参加拍卖的沙耆油画共400多幅，成交量33 498 126元，最高价1 717 443港元，而大部分不是我买的那一批。

市面上到底有多少幅沙耆的油画？没人知道。

沙耆（1914—2005年），当代中国著名油画家。浙江鄞县人。被誉为“中国的梵高”。

生平

沙耆于1914年生于浙江宁波……

2001年3月，中国美术馆为沙耆举办“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

2005年2月，病逝于上海田林医院，享年91岁。

秦宣夫的家好冷

2007-07-24

我们在南京拜见秦宣夫是在冬天，冬天的南京比北京还冷！虽然叫南京，不管用！什么原因呢？听说以前中国行政区域划分，长江以北供应暖气，长江以南不供应。南京在长江以南，所以没有暖气。那天冷得老年秦宣夫抱着两个暖水袋，军绿色的那种，前面抱一个，后面拦腰背一个，在客厅四围走。

秦老是学富五车的大师级人物，但言语不多，记得当时一开始就没谈几句。带我们来的赵博士好像也无须太多交代，秦老就很快地指着墙边那一溜油画让我们挑，那感觉好像是菜市场一老头指着一堆西瓜，那样潇洒，那样从容。

我们不动，不是不敢，更不是不想，而是不知水深水浅。沉默好久，我才假装谦虚地问秦老：“请问您最喜欢哪一幅啊？”他怔了一怔，似乎没听明白，又像是问得太突然。我又大声重复一遍，他才好像从睡梦中惊醒，大声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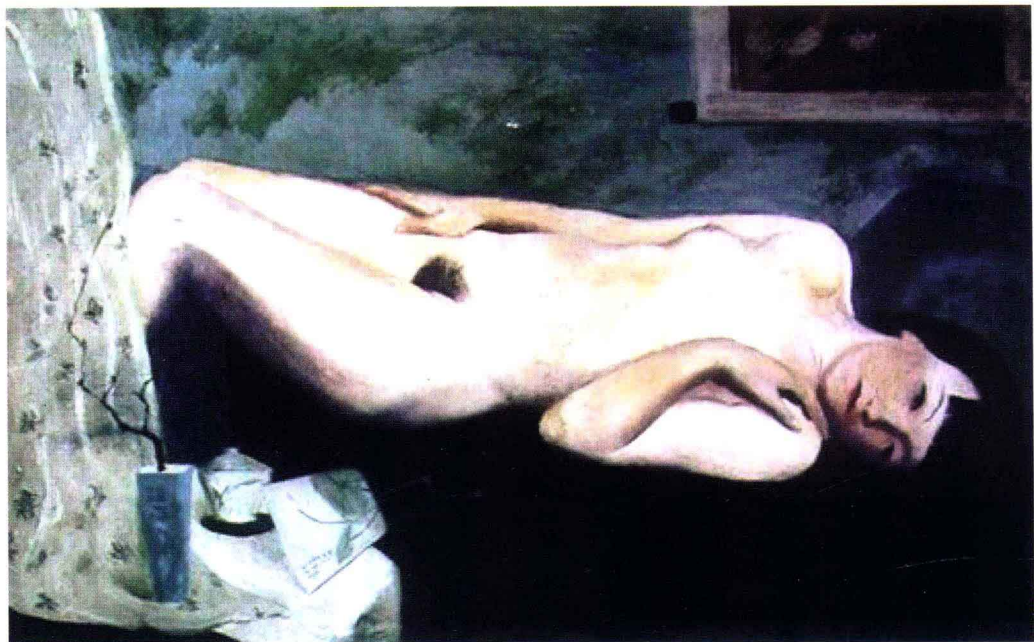


秦宣夫《扫盲》1956年
65cm×81cm



他不答我，反而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艺术观，从古代画论、西方美学（好像讲的是现代艺术，忘了）到当今的美术教育、美术创作等，好像还谈到油画民族化，提到浙江美院的王流秋。整套美学观念，精辟深刻。我后来拜读他早在1933年与李健吾合写的两万字长文《巴黎中国绘画展览》，果然厉害，不愧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可惜那天没有带笔记本、录音机，连耳朵都忘了带，带了耳朵又忘了带脑袋，把非常重要的思想遗留在冷冷的空气中了。

他说累了，见我们半懂不懂的，就站起来走到那堆画前，东挑西挑地终于拖出一张灰绿色的画来。我心中暗想，他想卖给我们的一定是最没有卖相的了，因为赵博士眼尖，看到了秦老20世纪40年代画的宫女像。怎么不拿宫女像，反而拿这幅呢？嗯？哼！我们假假地乖乖地蹲在画前慢慢看，看到此画是1956年的，画中的女少先队员穿着白衣服红领巾，在菜市场一大堆西瓜旁，教一老妇人识字。哦！这是中国当年最著名的扫盲运动，离我们现在的电子信息时代太远了，不免歎歎嗟叹。



《宫女》1934年 65cm×100cm



现在想起来，秦老给我们的是扫盲图而不是宫女图，那是心有灵犀，意重情长。那是他对我们寄予厚望。他和我们相处的短短时间，从起先的不言不语到后来的滔滔不绝，一定是他深刻地洞察了我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他知道我们不是做买卖的，给我们卖相好的没有用。他知道我们是诚意做学问的，专给我们有社会意义有思想性有艺术性的。想到这里，我真服了秦老，也真的很感谢他。

此后他的子女都闻讯赶来，听说有读化学的，有搞音乐的，都学有所成，为了实现父亲画作的艺术价值，子女们特意开了40万美金的高价。40万美金，按现在市价也可以算合理，但按当时来说，就是天价了。我们彻底理解子女对父亲的敬仰，我们也正是因为看重秦老才千里迢迢来到南京收藏他的画作。所以很快我们就达成共识，用合理的价格请来这幅重要作品。

当我满载而归兴冲冲回到酒店时，一个台湾画商已饿狼般地等着我。见到我拿着的画，他不动声色，反而热情地请我吃宵夜，娓娓恳谈。之后的事情就如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市场抛售，拍卖连连！秦老啊秦老，你满怀艺术的理想，学遍素描、油画，精通外国美术史，又是清华大学外语系，又是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吕西安·西蒙（Lucien Simon）教授油画工作室，又是巴黎大学艺术考古研究所，最后真没有人能继承你的大梦想，大学问？如今你已远去，但我们怀念你，怀念你对艺术的追求，对社会的同情。我们唯有合手祈祷：愿天父上帝祝福您！

附一：秦宣夫的过往佚事

曾直言不讳批评徐悲鸿 徐悲鸿曾赞秦宣夫之画为“学者之画”，又称“宣夫先生固以画名世，但彼尤为吾国卓绝之西洋美术史家”。这个评论其实是有出处的。原来，早在1933年，秦宣夫在法国留学时，适逢徐悲鸿携中国近现代名家的画作赴巴黎，举办“中国绘画展览”。秦宣夫在细细观赏后，与李健吾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巴黎中国绘画展览》，对展览作了详尽的分析与精辟的评论。尤为难

能可贵的是，在文中，秦宣夫以坦率而诚挚的态度对许多名家的画作进行了批评，甚至对徐悲鸿的画作也是直言不讳，体现了一位批评家的客观立场和学术良知。他在严肃指出徐悲鸿某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欠缺，如人物比例的欠妥、构图和色彩的失当等后，又对徐悲鸿的新作《九方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幅象征着一种新的上进的倾向。路是对的，失败也是真的，徐先生不必失望，更不必灰心，不断的试验是成功的根基。”令人欣慰的是，徐悲鸿并没有因此而心怀芥蒂，反而对秦更加器重。谈起这段往事，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李向伟深为感叹：“这种批评者的良知和被批评者的襟怀，足以成为今日学术界的楷模。”

平息巴金朱光潜之争 1936年，巴金与朱光潜就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是油画还是胶粉画的问题展开论争，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又拿不出



2006.11.8